

蘇聯叛徒

沙卡洛夫自白……



de

德華出版社

沙卡洛夫著

蔡仲章譯

沙卡洛夫 著
蔡伸章 譯

蘇聯
叛徒

沙卡洛夫的自述

德華出版社印行

38/
F38
800

0009

蘇聯叛徒——沙卡洛夫自白

著	者：	沙	卡	洛	夫	
譯	者：	蔡	仲	豐	章	
發	行	人：	蔡	豐	安	
版	出	版	者：	德	華	出
登	記	證	局	版	臺	業
社	址	：臺	南	市	永	福
電	話	：(062)	2	3	5	8
辦	事	處	：臺	北	市	士
電	話	：(02)	8	8	1	9
所	郵	政	劃	發	：1	0
有	信	箱	：臺	北	郵	政
	印	刷	者：	坤	記	印
	地	址	：臺	北	市	雅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翻

印

必

究

特 價 35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愛書人文庫 序

學海無涯，書囊無底，世間書怎讀得盡？只要讀書人，眼明手辣，心細膽大。「眼明則巧於掇拾，手辣則易於剪裁；心細則精於分別，膽大則決定去留。」愛書人文庫本着「眼明、手辣、心細、膽大」的原則，去其繁蕪，取其精要，為讀者提供最有價值的書籍，舉凡古今中外的名家精心傑作都在「愛書人文庫」之列，盼望所有愛書人從此能真正擁有自己所喜愛的書，且盡讀有用之書。

成立「愛書人文庫」的目的在於服務所有「愛書人」，我們竭盡所能的希望使所有愛書人享受人生最大的樂趣——讀書樂，而且得到必須具有的知識和常識，因此我們懇請各界先進和所有愛書人賜予指教和支持，讓「愛書人文庫」日益茁壯，對文化界稍有貢獻。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九日 蔡豐安

5/15/85

沙卡洛夫的見證

目次

出版者的話	一
我爲什麼成爲一個蘇聯「叛徒」——沙卡洛夫自述	一三
沙卡洛夫訪問錄	四三
前言	五七
第一章 蘇聯社會	六七
第二章 選擇個人住居國的自由	一〇三

第三章	裁軍問題·····	一一五
第四章	中南半島與中東問題·····	一二八
第五章	西方知識份子的幻想與責任·····	一三七
總結·····		一五一
附錄：公元二〇〇〇年的世界·····	沙里茲斯伯著·····	一六三

出版者的話

出版者的話

安德烈·沙卡洛夫 (Andrei Sakharov) 生於一九二一年，其父爲莫斯科的物理學教授，一九四二年沙卡洛夫自莫斯科大學畢業。畢業之後他在一家兵工廠任工程師，直到一九四五年爲止，其後，他加入物理學家達姆氏 (Igor Tamm) 所主持的一個研究集團，從事研究工作。

自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八年之間，沙卡洛夫從事於軍事應用科學方面的工作，之後又獻身於熱核反應的和平用途。在解決了幾樁重大的理論問題，而使蘇聯在氫彈競賽上超越了美國，沙卡洛夫在一九五三年，被選爲科學院院士，並榮獲社會主義勞動者三級獎——蘇聯最高的平民獎。蘇聯領袖對沙卡洛夫的科學成就特別感到驕傲，因爲他是道道地地的俄羅斯人，既非受教育於沙皇時代，亦非受教育於外國學校。

在了解輻射能所造成的污染問題之後，沙卡洛夫乃於一九五七年發起停止核子

試爆運動（關於此點，沙卡洛夫自己的著作與赫魯雪夫回憶錄所述幾乎不謀而合，雖然他們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一九五八年，沙卡洛夫主張對物理與數學方面的績優學生予以深入的特別訓練，此種立場與赫魯雪夫所倡，高中畢業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外應先至工廠或農場從事兩年或兩年以上的實際工作之論調，正相違背。一九六四年，沙卡洛夫抨擊李森科偽科學理論所遺下的長期性不良影響，不僅使蘇聯第一流生物學家無辜地遭受迫害，且歪曲了蘇聯過去曾引以自豪的遺傳學。

一九六六年，沙卡洛夫呈交一封信予蘇聯廿三屆共黨大會，警告史達林主義的死灰復燃，這是他首次將注意力轉移到純粹科學研究之外。同年，他亦曾公開抗議俄共當局訂定新法律以對付蘇聯境內的反蘇份子，在此次新的反蘇誹謗罪名之下，許多俄共異己份子皆因和平地表現了自身的信仰而遭拘禁。沙卡洛夫本人認為一九六六年乃是他本人脫離蘇聯「成制」的轉捩點，自此之後，他乃矢志負起俄國知識份子的傳統責任，對俄共政權採取獨立性的公開批評態度。

一九六八年，一位荷蘭通訊員在莫斯科將沙卡洛夫的第一本著作「進步、共存、及知識的自由」以電話傳播到阿姆斯特丹。當這篇論文的一部份被摘錄於紐約時報時，沙卡洛夫便在一夕之間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雖然當時沙卡洛夫仍因其從

事科學工作所受的「守秘限制」而無法與外國人士接觸。

「進步、共存、及知識的自由」一書以沉着、理智，而又充滿人道氣息的筆觸，呼籲東西兩個集團在裁軍的基礎上建立友好關係，他並極力主張知識的自由流通，國際間相互合作以分享科學進步的成果，並極力避免科學發展所帶來的危機——如核子戰的浩劫、環境污染、以及個性的貶抑等。

沙卡洛夫的第一本著作對美蘇之間的和解頗具啓發之功。雖然西方人士早已討論過和平共存與和解之問題，但是直到沙卡洛夫的第一本著作問世之後，西方輿論界，特別是西方科學家，才真正開始正視和解問題，並積極探討裁軍與美蘇合作的可能性。季辛吉對沙卡洛夫的著作下評論道：「沙卡洛夫的著作乃是對人類精神自由的一個鞭辟入裏的見證。它是近年來有關共黨事務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進步、共存、及知識的自由」的幾個觀念，在當時似乎顯得有點天真，但是現在已爲一般人廣泛地接受了。在該篇長文裏，沙卡洛夫呼籲人類致力於經濟與技術合作以援助開發中國家；延期興建反飛彈系統；國際性合作以防止環境的污染及地球能源的枯竭；放寬公共輿論並以公共的力量控制政府以防止國家機器的濫用；而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則以合作方式取代競爭方式。

赫魯雪夫時代的改革措施，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暴動」，以及俄國知識份子的民主化運動……凡此種種皆使世界各地對蘇聯頭目接受新觀念的可能性，抱着新的希望。但是，捷克之遭受野蠻的軍事佔領、蘇聯異己份子之遭逮捕，以及沙卡洛夫之被取消科學研究工作的資格……等（一九六八年八月）却使這種樂觀美夢頓時化歸烏有。在這期間，沙卡洛夫夫人亦因內人的謝世而感到傷痛欲絕。此外，他公私兩方面生活的破裂亦加速了他個人觀念上的蛻化。

在解除了他過去的责任與秘密工作上的限制之後，沙卡洛夫便能自由地去探悉更多有關蘇聯的一般性生活，與更廣泛的人羣接觸，雖然再過兩年之後，他始得擺脫先前的限制，而與來自西方的通訊員與訪客直接接觸。

在這段期間，沙卡洛夫結識了兩位年青的莫斯科物理學家，查理達茲（Valery Chalidze）及杜維安雷伯夫（Andrei Tverdokhlebov），他們曾在「沙米達特」導報（Samizdat）發表專文，支持沙卡洛夫的論點。由於對物理學及人權皆抱持着相同的志向，因此三人便合力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創辦了莫斯科人權委員會。

雖然遭到俄共當局的一再壓制，但是這個獨立於黨或國家控制的獨特協會，却成功地加盟於國際性的人權組織。這個委員會每星期四在口聚會一次，除了討論民

權問題之外，間亦論及科學疑難問題以平添生氣。這個委員會的成立立即招致各方的矚目。愈來愈多的蘇聯人民仰望委員會或求諸沙卡洛夫個人，以平反他們所受的冤屈：這些求助者包括，一九四四年被流放到中亞的克里米亞韃靼人；飽受饑寒交迫的政治犯；沒有內地通行證而無法尋找其他工作的集體農場工人；希冀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希望獲得文化自主性的烏克蘭人等。雖然沙卡洛夫創辦該委員會的初志僅是一種研究性質，亦無任何組織爲其提供法律協助，但是沙卡洛夫對遠自四方而來的祈求呼聲，却深感自身的道德責任責無旁貸。

他日以繼夜地爲許多求助者及申冤者撰寫呼籲文，並將之以電話口授予外國通訊員。他收集了許多請願簽署，大聲疾呼要求廢除死刑並實行一次全國的總大赦。祇要能夠獲准進入法庭，他從不放棄參加政治審判，即使未能獲准，他亦站在法庭門外，與其他俄共異己份子靜候審判的結果。在一個這類場合中，他認識了他的第二任太太伊娜·波娜爾(Elena Pomer)，他是來自列寧格勒的一位女物理學家，長久以來一直爲辯護庫茲涅佐夫(Eduard Kuznetsov)而奔走着。

一九七三年二月間，沙卡洛夫首次遭到蘇聯報紙的攻擊，文學導報的編輯指控他「裝傻」，且因受了「美國五角大廈的恭維」而得意忘形。同年八月間，抨擊沙

卡洛夫及索忍尼辛的運動昇高至最高潮。俄共當局對這兩個目標分別予以攻擊：索忍尼辛被指為蘇聯人民的敵人、沙卡洛夫的早期成就雖為俄共當局所承認，但是他近年來的政治證詞却被指控為——一個科學家因受西方阿諛，而在得意忘形之際所作的幼稚之舉。

此外，在俄共當局的教唆之下，四十位科學院院士聯合指摘沙卡洛夫的觀點。但在同時，美國科學院院長韓德爾(Philip Handler)撰文指出，美蘇之間的科學合作，將可及時化解一九七三年九月間的反沙卡洛夫運動。

接着，沙卡洛夫的家屬及朋友亦直接遭到報復。在這位科學家呼籲蘇聯中止干預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十月戰爭之後，兩個阿拉伯恐怖份子侵入沙卡洛夫的住宅，揚言要以暴力對付其家屬，倘若沙卡洛夫不再閉上嘴的話。此外，沙卡洛夫的太太伊娜·波娜爾亦曾因西方出版庫茲涅佐夫的「獄中日記」而遭詰問。她坦承她曾將該稿件寄出國外，但她否認此舉足以構成罪行。波娜爾的子女未能獲准進入蘇聯大學就讀，同時俄共當局亦不准他們赴美美國理工學院繼續他們的學業。與沙卡洛夫一起致力於人權工作的同志不是遭到逮捕便是放逐。其他公開為沙卡洛夫辯護的人，不是被解聘便是遭到其他法律之外的報復。

由於他的親友迭遭迫害，沙卡洛夫在身心交困之際便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到該校講學一年。他開始垂詢有關他護照的核准問題，並要求當局保證在國外旅居一年之後能够順利返回蘇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沙卡洛夫及伊娜·波娜爾兩人皆進入莫斯科醫院就醫；他是因爲高血壓及心臟功能不佳，而他太太則是因爲甲狀腺的毛病。

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他們出院之後，當局並沒有追問伊娜未定罪的罪行，而沙卡洛夫亦沒有繼續他的出境申請。但是二月間，索忍尼辛遭到逮捕及驅逐出境的突發事變却加深了沙卡洛夫的壓力。他目前是唯一享有國際聲望而在莫斯科積極活動的俄共異己份子。

一九七四年春天是一段比較平靜的時期。沙卡洛夫偕其夫人赴南方渡假，他在那兒爲「星期六評論」撰寫了一篇有關未來五十年科技趨勢的專文。而在莫斯科的生活裏，沙卡洛夫則每週參加雷伯迪夫物理學院的物理學講習會。但在這段期間，人權運動仍照舊進行，而且開始展開新的活動：五月間，停刊了十八個月的「時事叢刊」又開始重新出版，到了秋季，國際特赦組織首次在俄登記備案。十月卅一日，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在沙卡洛夫宅內召開，許多蘇聯政治犯寄來的書信及請願

書便藉着這個機會流入外國通訊員手中，沙卡洛夫重新展開他的特赦請願。此種勇敢的舉動以及「時事叢刊」的專文大事揭發蘇聯監獄及勞改營內幕的結果，很可能迫使當局展開新的運動壓制異己者，並切斷蘇聯異己者與其西方同情者的聯繫。

一九七三年，沙卡洛夫開始用電話與西方的通訊員及朋友接觸；十二月十日以後，他與海外的通話線被切斷，雖然他本地的電話仍可暢通無阻。之後，沙卡洛夫又接獲一信聲言要加害其夫人的女婿及孫兒。此外，蘇聯異己份子圈內亦不斷地遭到搜索及盤問。其中沙卡洛夫的兩位知己皆遭逮捕：生物學家柯維雪夫（Seger Kovalev）於十二月廿七日被捕，杜維妥雷伯夫則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被捕。

伊娜·波娜爾常為其視力不清所折磨，經過兩次拒絕之後，蘇聯當局終于一九七五年六月間批准他出國接受眼疾治療。而在六月間，沙卡洛夫本人則因心臟情況不良，而奉命靜下來修養。在這段憂慮歲月裏，他毅然地寫下了「蘇聯與世界」一書，經過了七年的煩憂歲月之後，他又返回了他在「進步、共存、及知識的自由」中所持的堅定立場。

這兩本著作所討論的雖為同一問題，但是「進步、共存、及知識的自由」乃是針對俄共頭子而發的，而「蘇聯與世界」則主要是為西方世界的讀者而寫的。沙卡

洛夫明瞭，國家控制消息流通、報紙、以及一切大眾傳播工具的結果，將可阻塞一般人民對蘇聯公共輿論的直接呼籲，他亦深知當前俄共的領導階級對內部改革並無真正誠意，他們祇是傾力想維持現狀而已。俄共當局雖能孤立其異己份子，使其無法與蘇聯大眾接觸，但是西方的輿論界却具有雙重作用：俄共領導階級對西方報紙，西方政治家及企業人士的意見十分敏感，而且，來自西方世界的短波廣播可達到蘇聯境內成百成萬個公民耳中。